

伏羲文化

# 千年香火里 寻根太昊陵

崔中玉



太昊陵庙会。 刘亦晨 摄

当二月的春风拂过淮阳龙湖的水面，一场延续千年的民间盛会便悄然开启。这就是太昊陵庙会——它不是一场刻意编排的民间演出，也不是仅供观赏的民俗集市，而是一代代中国人，用脚步和香火，走向同一个祖先的虔诚奔赴。

太昊陵庙会，古称“人祖会”“朝祖会”，是后人为祭祀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而设立的祭祀盛典。因会期长、规模大、参与人数众多，它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庙会”。在民间信仰里，伏羲不仅是开启文明的先祖，更是护佑一方的“人祖爷”。这份敬仰从远古延续至今，在每年春天，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朝拜活动。

这场庙会，究竟从何时开始？长达一个月的会期，又是如何形成的？史料中没有确切答案，我们只能借助文献，一步步追溯它的演变。

现存最早的河南方志——明成化《河南志》及嘉靖《河南通志》中，尚未见到关于庙会的明确记载。直到清顺治年间，《陈州志》卷一《附录岁时琐事》中才有了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正月十六日，阖郡士民办香诣太昊陵奠献，观者因而为市。亦有过桥者，谓之走百病。抵晚登城。士女纵观往来，周围肩相摩也。”那时的庙会，不过是一天的时间：人们上香祭拜，顺便赶集登高，过桥“走百病”，已经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此后，清康熙《续修陈州志》、雍正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乾隆《陈州府志》、道光《淮宁县志》，对其描述大致相同。

直到民国五年，《淮阳县志》中才出现了不同的记载。该志卷之二《风土》云：“二月二日黎明，用灰圈地，作困仓形，以兆丰年。儿童拍瓦

缶唱歌。是日居民诣太昊陵进香奠牲，至三月三日始止。”

从一天到一个月，庙会的格局悄然变大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已无人能说清。或许是一年又一年，前来参会的人越来越多，一天的时间已无法容纳；又或许是春天的时光愈发悠长，人们渴望在祖先的庇佑下多停留些时日。总之，不知从哪一年起，从农历二月二“龙抬头”到三月三“上巳节”，整个仲春时节，都成了人们奔赴太昊陵的黄道吉日。

此后，关于庙会的记载愈发丰富。民国十六年中华书局印行的《分省地志·河南》卷中“淮阳县古迹”条目记载：“每年阴历二月初二日至三月初三日，一月之中有朝陵大会。人们多不远数百里而来，荒寂之地，顿成繁华集市。乡民多进石碑，故庙中碑刻甚多。会期之前，陵工会负责修理附近旅居住屋。会期住客，每人须捐钱十文作为修理经费，每年可收钱七八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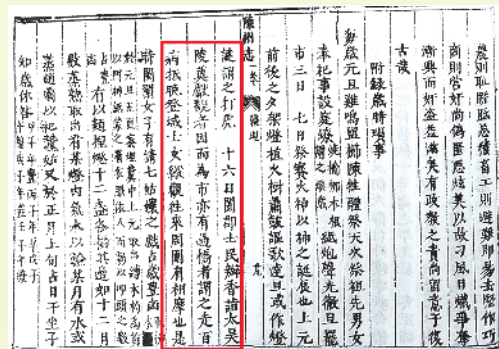
更生动的细节，来自学者蔡衡溪的记述。民国十五年，蔡衡溪返乡调研三个月，开始编纂《淮阳乡村风土纪》，民国二十三年书成。书中记录了百年前庙会的模样：人祖会会期一月，远近民众齐聚朝祭，淮阳各乡自发组成朝祖会，由会首发起。会首多因家人久病、求子祈福，祈盼人祖庇佑；组建时会首设宴召集会员，商定祭拜事宜，赴会时众人手持“朝祖进香”旗帜，伴锣鼓而行。男性背负黄色长带香袋，女性佩戴小巧香袋，抵达陵前焚香献祭，以此礼敬人祖。朝祖归来社团解散，次年重聚，连续三年后可更替会首。

今天的太昊陵，依然是这番景象。午朝门外，

人潮涌动；神道两旁，熙熙攘攘；人祖坟前，香火不息。不少群众驱车结队，高举旗帜前往上香，恪守三年之约。2008年，太昊陵庙会以单日825601人次的参拜规模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成为全球“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”。这组数字，不仅仅是善男信女的计数，更是千千万万颗认祖归宗的赤心。

人们从城乡归来，涌入这片古老的土地，不为观光，不为凑热闹，只为在缭绕的香火里，站一站，拜一拜，感受那份来自血脉深处的安稳与归属。

漫步在太昊陵的神道旁，只见古柏森森，石碑默立。二月的风，依然带着几分清冷，但吹过脸颊时，仿佛也带着千年前的温度。香火缭绕之间，你会忽然明白：这世间，总有一些东西，是风吹不散、岁月也带不走的。



清顺治《陈州志》关于太昊陵庙会的记载。